# 歷代賦話

毛萇云君子有九能然後可以為大夫登高作賦其一也古人重賦由來久矣然賦者古詩之流詩亡然後騷作騷即賦之濫觴乃唐以後詩有話詩餘有話獨賦無話豈一時疏畧留此以俟後賢歟柳愚先生創賦話一書溯厥源流考其義意部居別白釽剖苛碎凡正史稗官遺文墜典有涉于賦者無不攟羅而布列之桓君山敘人能讀千賦自優為之今之學者能觀此書又豈止千賦而已乎其為藝苑之津梁無疑也惟是鄙人尚有卮言願質諸君子者嘗謂古無志書又無類書是以三都兩京欲敘風土物產之美山則某某水則某某草木鳥獸蟲魚則某某必加窮搜博訪精心致思之功是以

三年乃成十年乃成而一成之後傳播遠邇至于紙貴洛陽蓋不徒震其才藻之華且藏之巾笥作志書類書讀故也今志書類書美矣備矣使班左生于今日再作此賦不過繙擷數日立可成篇而傳抄者亦無有也是以韓柳諸公集中諸賦但以逋峭爲工不以麗淫競富蓋亦深明此義之故歟此平日讀賦心得之語古人未有棠命作序未識可以采而存之附于羣言之末否戊申五月隨園老人袁枚序

昔孔子自言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文公以爲述傳舊而已作則創始也居今日而欲有所作以傳于後世吾知其難也卽欲有所述以傳于後世吾猶知其難也必其創古今未有之書而實傳古人之舊又必其書如布帛菽粟之不可一日無爲成人小子所共欣賞然後可以必傳而無疑柳愚歷代賦話一書述而兼作者也柳愚嘗再閱二十二史一閱于乙未京師一閱于乙巳桂林摘其中作賦之人爲賦話十四卷又滙平生所錄諸家文集旁及說部中之言賦者爲續賦話十四卷其去取之精蒐羅之廣蓋五易藁而後成柳愚曰吾將藉古人以自見于後世也余謂古人實藉柳愚而傳夫古之登

高作賦者代不數人人不數首落落然散布于三十三史及諸家文集說部中幾人目及之則古人雖傳猶之不傳也得柳愚輯爲一篇六義附庸蔚成大國二千餘年之詞客聚若比鄰夫而後人人始共識其爲古人古人不藉柳愚而傳歟其微顯闡幽功豈淺尠哉昔左太冲作三都賦庾仲初作揚都賦競相傳寫都下爲之紙貴是書也無筆札之勞而極千古之大觀掾瓻家所不可一日無也千秋萬歲名柳愚其不身後寂寞矣夫

乾隆彊圉協洽元月九日仁和孫士毅序

歷代賦話正續集二十八卷附復小齋賦話二卷吾友嘉善浦君柳愚之乙稿也柳愚之學根柢六經而旁嶯于百氏著書等身皆力求所以立言之故卓然以自見辭賦其餘事耳然此書已上下二千餘歲羅古作者晤言一室之內序述其志而得其含毫綿邈寄興深微之趣間有疑誤按以己意精核而博辨之柳愚故貧士勤成此書積數十寒暑大率皆槀筆輪蹄間鍵寓公之戶取給腹笥即稍掛漏萬一而自靈均以下名作之垂于簡冊者無不䌷繹許之以殫洽詞人之聞見其用志亦勤矣竊嘗以謂文之有賦如雲容風態之麗于天山容水態之藻繪于地雖倏忽無端變幻萬狀莫能窮其際

而不可不原其所自起古人以能賦屬登高其寄托爲何如也讀是集者毋徒賞其發前人所未發以補詩話詞話之缺原原本本溯河瀆而知滄海焉則區亓之家安得不如季咸之遇壺子何待三見始爽然自失耶

乾隆戊申八日大庾世弟楊宗岱序

宋汝陰王銍性之撰四六話一卷自序云詩話文話賦話各別見顧賦話未見其書也豈爲之而未成歟抑失其傳歟夫詩話之作夥矣賦則錯見於諸書未有集其成者先兄聲之先生嘗欲爲之時方卒業十三經正誤一書未遑也予年來稍稍綴輯漸成卷帙上自戰國下逮元明載在正史者爲一集一十四卷傍採他書者爲一集一十四卷名曰歷代賦話二千餘年之詞客略具於此耳目所及挂漏實多聊以補前賢之闕抑以成聲之之志若夫訪酉陽之逸典讀中秘之藏書竊有志焉而未逮也

乾隆閼逢涒灘辜月朔浦銑柳愚序

劉後村有言士不幸不遇于當時所賴以自見于後世者書耳余愧薄劣無能著述竊思附古人以自見爰輯歷代賦話正續兩集二十八卷而以復小齋賦話上下卷附之爲雕蟲家談助書成藏之篋衍未敢以問世也一則觀書不多一則無力付梓迄今一紀眼暗耳聾看花如霧不復能觀書拾遺補闕容俟後之博古君子歲戊申從楚南旋里盇余自辛丑出門已八年矣而囊空如故同年莊江来心池贈以詩有安得琴川毛子晉爲傳此集徧天涯句適金陵赴隨園袁簡齋先生看山之約因以書質先生先生許爲必傳無疑寵以弁言不誠元晏之幸太冲也會同里金君方雪適觀察江寧讀而

嘆曰昔姜堯章困躓場屋黃景說以為造物者不欲以富貴涴堯章使之聲名焜燿于無窮也此意良厚其先生之謂乎急從臾開雕且任剞劂費分清俸焉其讎校之功則同里盛君芥舟堂暨金公子峙岳長鎮也既藏事并書以志知已之感云八月中秋日柳愚後序

賦話凡例十條

一賦以話名必其信而有徵者或關於國家之典故或識其生平之梗槩標題摘句畧若刻眉但云某有能賦聲某幾歲能作賦如此類槩從刪削

一史記多載屈原相如等賦晉書南北唐宋諸史稍沿不革今悉刪去世有讀千首其人者自有全傳及賦彙在

一二十二史中唐書則參取新舊宋齊梁陳魏齊周隋各以本書為主而南北二史補其闕明史間采橫雲山人史藁意在博綜不尚謹嚴其餘史家槩入續集

一賦之有序原本詩人言志之義標舉所賦之旨也續

集亦採十數篇略放史漢屈賈傳例其無關緊要者不錄

一是書原爲登高指南非徒尚其博已也故漢隋唐宋明藝文志經籍志諸家賦名概不採入

一續集間志一二怪異如前定錄之紫絲盛露囊嚴下放言之諸補作狀元賦併諸如滕達道之賦盜犬虞江諸生之嘲吳教授以資談助允賢博奕

一賦話斷代爲卷後人而論前人之文則仍入前人時代中聯舉其槩如尹知章解子建幽思而不入唐代歐陽公讀李翺幽懷而不入宋代此其例也

一五行占筮形法兵書家言如壺中賦九星賦六壬軍

帳賦珞琭子三命消息賦麻衣石室神異賦頹布衣催官賦皆于麗則無干雖見讀書志書錄解題等書入之賦話殊嫌非倫讀者可以類推

一劉彥和文心雕龍辯騷一篇已載續賦話楚詞卷首其他詮賦等篇及諸家緒論與夫兩賦合一而不可分者別爲二卷附之于末亦非例之例也

一是集迄于明代或頗疑其採入　本朝居易錄諸書予曰予不知以賦爲斷不知以入爲斷文叔幽思永叔斷懷前例已言之矣

（乾隆四十一年）丙申十月二日柳愚識

# 歷代賦話目錄

# 歷代賦話卷一

嘉善浦　銑柳愚輯

## 戰國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爲楚懷王左徒博聞彊志明於治亂嫺於辭令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懷王使屈原造爲憲令屈平屬草藁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屈平不與因讒之曰王使屈平爲令衆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爲非我莫能爲也王怒而疏屈平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讒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

作離騷離騷者猶離憂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疾痛慘怛未嘗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盡智以事其君讒人間之可謂窮矣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上稱帝嚳下道齊桓中述湯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廣崇治亂之條貫靡不畢見其文約其辭微其志潔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類邇而見義遠其志潔故其稱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踈濯淖汙泥之中蟬蛻于濁穢以浮游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

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屈原既絀其後秦欲伐齊齊與楚從親惠王患之廼令張儀佯去秦厚幣委質事楚曰秦甚憎齊齊與楚從親楚誠能絕齊秦願獻商於之地六百里楚懷王貪而信張儀遂絕齊使使如秦受地張儀詐之曰儀與王約六里不聞六百里楚使怒去歸告懷王懷王怒大興師伐秦秦發兵擊之大破楚師于丹淅斬首八萬虜楚將屈匄遂取楚之漢中地懷王廼悉發國中兵以深入擊秦戰于藍田魏聞之襲楚至鄧楚兵懼自秦歸而齊竟怒不救楚楚大困明年秦割漢中地與楚以和楚王曰不願得地願得張儀而甘心焉張儀聞廼曰以一儀而當漢中地臣請往如楚如楚又因

厚幣用事者臣靳尚而設詭辯于懷王之寵姬鄭袖懷王竟聽鄭袖復釋去張儀是時屈平既疏不復在位使于齊顧反諫懷王曰何不殺張儀懷王悔追張儀不及其後諸侯共擊楚大破之殺其將唐眛時秦昭王與楚昏欲與懷王會懷王欲行屈平曰秦虎狼之國不可信不如無行懷王稚子子蘭勸王行奈何絶秦歡懷王卒行入武關秦伏兵絶其後因留懷王以求割地懷王怒不聽亡走趙趙不內復之秦竟死於秦而歸葬長子頃襄王立以其弟子蘭為令尹楚人既咎子蘭以勸懷王入秦而不反也屈平既嫉之雖放流睠顧楚國繫心懷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與國

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意焉然終無可奈何故不可以反卒以此見懷王之終不悟也人君無智愚賢不肖莫不欲求忠以自為舉賢以自佐然亡國破家相隨屬而聖君治國累世而不見者其所謂忠者不忠而所謂賢者不賢也懷王以不知忠臣之分故內惑於鄭袖外欺於張儀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蘭兵挫地削亡其六郡身客死於秦為天下笑者皆不知人之禍也易曰井渫不食為我心惻可以汲王明並受其福王之不明豈足福哉令尹子蘭聞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于頃襄王頃襄王怒而遷之迺作懷沙之賦于是懷石遂自投汨羅以死屈原既死之後楚有宋玉唐

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辭而以賦見稱然皆祖屈原之從容辭令終莫敢直諫其後楚日以削數十年竟爲秦所滅自屈原沈汨羅後百有餘年漢有賈生爲長沙王太傅過湘水投書以弔屈原

太史公曰余讀離騷天問招魂哀郢悲其志過長沙觀屈原所自沈淵未嘗不垂涕想見其爲人及見賈生弔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才游諸侯何國不容而自令若是讀服鳥賦同死生輕去就又爽然自失矣史記列傳

銑按宋荆溪吳氏林下偶談太史公言離騷者遭憂也離訓遭騷訓憂屈原以此命名其文則賦也故班固藝文志有屈原賦二十五篇梁昭明集文選不併

歸賦門而別名之曰騷後人沿襲皆以騷稱可謂無
義篇題名義且不知況交乎吳氏之言云爾余之賦
而託始于原仍班志也

歷代賦話卷二

嘉善浦　銑柳愚輯

前漢

傳曰不歌而頌謂之賦登高能賦可以爲大夫言感物造端可與圖事故可以爲列大夫也古者諸侯卿大夫交接隣國以微言相感當揖讓之時必稱詩以諭其志蓋以別賢不肖而觀盛衰焉孔子曰不學詩無以言也春秋之後周道寖壞聘問歌詠不行于列國學詩之士逸在布衣而賢人失志之賦作矣大儒孫卿（名況趙人本曰荀卿避漢宣帝諱故曰孫）及楚臣屈原離讒憂國皆作賦以風（讀諷下同）咸有惻隱古詩之義其後宋玉唐勒漢興枚乘司馬相如

下及揚子雲競爲侈麗閎衍之詞沒其風諭之義是以
揚子悔之曰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淫辭人言後代之爲文辭如孔氏之門人用賦也則賈誼升堂相如入室
矣如其不用何自孝武立樂府而采歌謠于是有代趙
之謳秦楚之風皆感於哀樂緣是而發亦可以觀風俗
知厚薄云前漢書藝文志

銑按藝文志屈原至王褒賦二十家三百六十一篇
陸賈至驃騎將軍朱宇賦二十一家二百七十四篇
孫卿至馮翊史路恭賦二十五家百三十六篇主客
至隱書雜賦十二家二百三十三篇今自孫卿屈原
外惟宋玉賈誼枚乘司馬相如劉向王褒揚雄存數

十篇耳並不及于百之十一也可不愛惜也哉

賈誼雒陽人也文帝召以爲博士是時誼年二十餘最爲少文帝說之超遷歲中至太中大夫誼以爲漢興二十餘年天下和洽宜當改正朔易服色制度定官名興禮樂廼草具其儀法色尚黃數用五爲官名悉更奏之文帝謙讓未皇也然諸法令所更定及列侯就國其說皆誼發之于是天子議以誼任公卿之位絳灌東陽侯馮敬之屬盡害之廼毀誼曰雒陽之人年少初學專欲擅權紛亂諸事于是天子後亦疏之以誼爲長沙王太傅誼既以適去意不自得及度湘水爲賦以弔屈原屈原楚賢臣也被讒放逐作離騷賦其終篇曰巳矣國無

人莫我知也遂自投江而死誼追傷之因以自諭誼為長沙傅三年有服飛入誼舍止於座隅服似鴞不祥鳥也誼既以適居長沙長沙卑溼誼自悼傷以為壽不得長廼為賦以自廣 列傳

枚乘字叔淮陰人為吳王濞郎中去而之梁從梁孝王游景帝召拜乘為農都尉乘不樂郡吏以病去官復游梁梁客皆善屬辭賦乘尤高武帝即位乘年老廼以安車蒲輪徵乘道死詔問乘子無能為文者後廼得其孽子皋皋字少孺召入見待詔皋因賦殿中詔使賦平樂館善之拜為郎皋不通經術詼笑類俳倡為賦頌好嫚戲故得媟黷貴幸比東方朔郭舍人等而不得比嚴助

等得尊官武帝春秋二十九迺得皇子羣臣喜故皐與東方朔作皇太子生賦及皇子禖祝受詔所爲皆不從故事重皇子也初衛皇后立皐奏賦以戒終皐爲賦善于朔也從幸至甘泉雍河東東巡狩封泰山塞决河宣房游觀三輔離宮館臨山澤弋獵射馭狗馬蹵鞠刻鏤上有所感輒使賦之爲文疾受詔輒成故所賦者多司馬相如善爲文而遲故所作少而善于皐皐賦辭中自言爲賦不如相如又言爲賦迺俳見視如倡自悔類倡也故其賦有詆娸（娸音欺詆毀也娸醜也詆音丁禮反）東方朔又自詆娸其文骫骳（骫古委字也骳音被骫骳猶之屈曲也）曲隨其事皆得其意頗詼笑不甚閒靡凡可讀者百二十篇其尤嫚戲不可讀

者尚數十篇　列傳

司馬相如字長卿蜀郡成都人也以貲為郎事孝景帝不好辭賦是時梁孝王來朝從游說之士齊人鄒陽淮南枚乘吳嚴忌夫子之徒相如見而說之因病免客游梁得與諸侯游士居數歲廼著子虛之賦蜀人楊得意為狗監侍上上讀子虛賦而善之曰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得意曰臣邑人司馬相如自言為此賦上驚廼召問相如相如曰有是然此廼諸侯之事未足觀請為天子游獵之賦上令尚書給筆札相如以子虛虛言也為楚稱烏有先生者烏有此事也為齊難亡是公者亡是人也欲明天子之義故虛藉此三人為辭以推天子

諸侯之苑囿其卒章歸之於節儉因以風諫奏之天子天子大說嘗從上至長楊獵還過宜春宮相如奏賦以哀二世行失相如拜爲孝文園令上旣美子虛之事相如見上好仙因曰上林之事未足美也尚有靡者臣嘗爲大人賦未就請具而奏之相如以爲列仙之儒居山澤間形容甚臞此非帝王之仙意也迺遂奏大人賦相如既奏大人賦天子大說飄飄有陵雲氣游天地之間意 列傳

王褒字子淵蜀人也宣帝時修武帝故事講論六藝羣書博盡奇異之好徵能爲楚辭九江被公召見誦讀益召高材劉向張子僑華龍柳褒等待詔金馬門益州刺

史王襃奏襃有軼材上迺徵襃襃既至上令襃與張子僑等並待詔數從襃等放獵所幸宮館輒爲歌頌第其高下以差賜帛議者多以爲淫靡不急上曰不有博弈者乎爲之猶賢乎已辭賦大者與古詩同義小者辯麗可喜辟如女工有綺縠音樂有鄭衛今世俗猶皆以此虞說耳目辭賦比之尚有仁義風諭鳥獸草木多聞之觀賢于倡優博弈遠矣頃之擢襃爲諫大夫其後太子體不安若忽忽善忘不樂詔使襃等皆之太子宮虞侍太子朝夕誦讀奇文及所自造作疾平復迺歸太子喜襃所爲甘泉及洞簫頌令後宮貴人左右皆誦讀之列傳

東方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也武帝初即位朔上書上

偉之令待詔公車朔之文辭二十篇最善客難非有先生論其餘有封泰山責和氏璧及皇太子生禖祝屏風殿上柏柱平樂觀賦獵八言七言上下從公孫宏借車凡劉向所錄朔書具是矣列傳

揚雄字子雲蜀郡成都人也好辭賦先是時蜀有司馬相如作賦甚宏麗溫雅雄心壯之每作賦常擬之以為式又怪屈原文過相如至不容作離騷自投江而死悲其文讀之未嘗不流涕也以為君子得時則大行不得時則龍蛇遇不遇命也何必湛身哉迺作書往往摭離騷文而反之自㟭山投諸江流以弔屈原名曰反離騷又旁步浪反離騷作重直用反一篇名曰廣騷又旁惜誦以

下至懷沙一卷名曰畔牢愁（畔離也牢聊也與君相離愁而無聊也愁音曹）孝成帝時客有薦雄文似相如者上方郊祠甘泉泰畤汾陰后土以求繼嗣召雄待詔承明之庭正月從上甘泉還奏甘泉賦以風甘泉本因秦離宮既奢泰而武帝復增通天高光迎風宮外近則洪厓旁皇儲胥弩阹（音祛）遠則石關封巒枝鵲露寒棠梨師得遊觀屈奇瑰瑋非木摩而不彫牆塗而不畫周宣所考般庚所遷夏卑宮室唐虞棌椽（棌柞木也音采又音菜其字從木）三等之制也且其爲已久矣非成帝所造欲諫則非時欲默則不能已故遂推而隆之迺上比于帝室紫宮若曰此非人力之所能党（乜莽反）鬼神可也又是時趙昭儀方大幸每上甘泉常法從

在屬車閒豹尾中故雄聊盛言車騎之衆參麗之駕非所以感動天地逆釐三神又言屏玉女卻虙妃以微戒齊肅之事賦成奏之天子異焉其三月將祭后土上廼帥羣臣橫大河湊汾陰既祭行遊介山回安邑顧龍門覽鹽池登歷觀陟西嶽以望八荒迹殷周之虛（讀曰墟）眇然以思唐虞之風雄以爲臨川羨魚不如歸而結網還上河東賦以勸其十二月羽獵雄從以爲昔在二帝三王宮館臺榭沼池苑囿林麓藪澤財（讀與纔同）足以奉郊廟御賓客充庖廚而已不奪百姓膏腴穀土桑柘之地女有餘布男有餘粟國家殷富上下交足故甘露零其庭醴泉流其唐鳳凰巢其樹黃龍游其沼麒麟臻其囿神爵

棲其林昔者禹任益虞而上下和草木茂成湯好田而天下用足文王囿百里民以爲尚小齊宣王囿四十里民以爲大（宋祁曰大字上當有泰字）裕民之與奪民也武帝廣開上林南至宜春鼎湖御宿昆吾旁南山而西至長楊五柞北繞黃山瀕渭而東周袤（音茂長也）數百里穿昆明池象滇河營建章鳳闕神明馺娑漸臺泰液象海水周流方丈瀛洲蓬萊遊觀侈靡窮極妙麗雖頗割其三垂以贍齊民然至羽獵田車戎馬器械儲偫禁禦所營尚泰奢麗誇詡非堯舜成湯文王三驅之意也又恐後世復修前好不折中以泉臺故聊因校獵賦以風明年上將大誇胡人以多禽獸秋命右扶風發民入南山西自褒斜東

至宏農南驅漢中張羅罔罝罘捕熊羆豪豬虎豹狖玃狐菟麋鹿載以檻車輸長楊射熊館以罔爲周阹縱禽獸其中令胡人手搏之自取其獲上親臨觀焉是時農民不得收歛雄從至射熊館還上長楊賦聊因筆墨成文章故藉翰林以爲主人子墨爲客卿以風雄以爲賦者將以風之必推類而言極靡麗之辭閎侈鉅衍競于使人不能加也既迺歸之于正然覽者已過矣往時武帝好神仙相如上大人賦欲以風帝反縹縹（音匹昭反）有陵雲之志繇是言之賦勸而不止明矣又頗似俳優淳于優孟之徒非法度所存賢人君子詩賦之正也于是輟不復爲

贊曰初雄年四十餘自蜀來至游京師大司馬車騎將軍王音奇其文雅召以爲門下史薦雄待詔歲餘奏羽獵賦除爲郎給事黃門以爲賦莫深于離騷反而廣之辭莫麗于相如作四賦皆斟酌其本相與放依而馳騁云 列傳

銑按石闕三輔黃圖作石闕

孝武李夫人卒上思念不已方士齊人少翁言能致其神迺夜張鐙燭設帷帳陳酒肉而令上居他帳遥望見好女如李夫人之貌還幄坐而步又不得就視上愈益相思悲感爲作詩上又自爲作賦以傷悼夫人 外戚列傳

孝成班倢伃帝初卽位選入後宮始爲少使俄而大幸

爲倢伃居增城舍再就館其後趙飛燕姊弟愉越禮制寖盛于前班倢伃及許皇后皆失寵稀復進見倢伃恐久見危求共養（共居用反 養弋向反）太后長信宮上許焉倢伃退處東宮作賦自傷悼（同上）

班彪字叔皮有子曰固弱冠而孤作幽通之賦以致命遂志（叙傳）

# 歷代賦話卷三

嘉善浦　銑柳愚輯

## 後漢

王美人趙國人也豐姿色聰敏有才明能書會計以良家子應法相選入掖庭帝愍協早失母又思美人作追德賦令儀頌獻帝追尊爲靈懷皇后後漢書后紀

銑按靈思何皇后紀王美人生皇子協后遂酖殺美人帝大怒欲廢后諸宦官固請得止協獻帝諱

馮衍字敬通京兆杜陵人也祖野王元帝時爲大鴻臚衍幼有奇才年九歲能誦詩至二十而博通羣書世祖即位以衍爲曲陽令誅斬劇賊郭勝等降五千餘人論

功當封以讒毀故賞不行後衛尉陰興新陽侯陰就以外戚貴顯深敬重衍衍遂與之結交由是爲諸王所聘請尋爲司隸從事帝懲西京外戚賓客故皆以法繩之大者抵死徙其餘至貶黜衍由此得罪嘗自詣獄有詔赦不問西歸故郡閉門自保不敢復與親故通建武末上疏自陳書奏猶以前過不用衍不得志退而作賦又自論曰馮子以爲夫人之德不碌碌如玉落落如石風興雲蒸一龍一蛇與道翺翔與時變化夫豈守一節哉用之則行舍之則藏進退無主屈伸無常故曰有法無法因時爲業有度無度與物趣舍常務道德之實而不求當世之名闊略杪小之私蕩佚人間之事正身直行

恬然肆志顧嘗好倣傚之榮時莫能聽用其謀喟然長嘆自傷不遭久棲遲于小官不得抒其所懷抑心折節意悽情悲夫伐冰之家不利雞豚之息委積之臣不操市井之利況歷位食祿二十餘年而財產益狹居處益貧惟夫君子之仕行其道也慮時務者不能與其德爲身求者不能成其功去而歸家復羈旅于州郡身愈據職家彌窮困卒離饑寒之災有喪元子之禍先將軍塋渭陵哀帝之崩也營之以爲園于是以新豐之東鴻門之上壽安之中地勢高敞四通廣大南望酈山北屬涇渭東瞰河華龍門之陽三晉之路西顧酆鄗周秦之邱宮觀之墟通視千里覽見舊都遂定塋焉退而幽居蓋

忠臣過故墟而歔欷孝子入舊室而哀歎每念祖考著盛德于前垂鴻烈于後遭時之禍墳墓蕪穢春秋烝嘗昭穆無列年衰歲暮悼無成功將西田牧肥饒之野殖生產修孝道營宗廟廣祭祀然後闔門講習道德觀覽乎孔老之論庶幾乎松喬之福上隴阪陟高岡游精宇宙流目八紘歷觀九州山川之體追覽上古得失之風愍道陵遲傷德分崩夫覩其終必原其始故存其人而詠其道疆理九野經營五山眇然有思陵雲之意乃作賦自厲命其篇曰顯志顯志者言光明風化之情昭章元妙之思也　本傳

梁竦字叔敬安定烏氏人少習孟氏易弱冠能教授後

坐兄松事與弟恭俱徙九真既徂南土歷江湖濟沅湘感悼子胥屈原以非辜沈身迺作悼騷賦繫元石而沈之顯宗後詔聽還本郡（附梁竦傳）

班固字孟堅扶風安陵人也年九歲能屬文誦詩書及長遂博貫載籍九流百家之言無不窮究所學無常師不爲章句舉大義而已顯宗召除蘭臺令史遷爲郎典校秘書自爲郎後遂見親近時京師修起宮室濬繕城隍而關中耆老猶望朝廷西顧固感前世相如壽王東方之徒造搆文辭終以諷勸乃上兩都賦盛稱洛邑制度之美以折西賓淫侈之論及肅宗雅好文章固愈得幸數入讀書禁中或連日繼夜每行巡狩輒獻上賦頌

崔篆涿郡安平人也王莽時爲郡文學以明經徵詣公車太保甄豐舉爲步兵校尉篆辭遂投劾歸莽嫌諸不附已者多以法中傷之時篆兄以佞巧幸于莽位至大司空後以篆爲建新大尹篆不得已乃遂單車到官不視事三年不行縣遂稱疾去建武初朝廷多薦言之者幽州刺史又舉篆賢良篆自以宗門受莽僞寵慚愧漢朝遂辭歸不仕客居滎陽閉終作賦以自悼名慰志崔駰傳篆駰之祖

張衡字平子南陽西鄂人也少善屬文游于三輔因入京師觀太學遂通五經貫六藝雖才高于世而無驕尚

之情常從容淡靜不好交接俗人永元中舉孝廉不行連辟公府不就時天下承平日久自王侯以下莫不踰侈衡乃擬班固兩都作二京賦因以諷諫精思傅會十年乃成衡常思圖身之事以爲吉凶倚伏幽微難明乃作思元賦以宣寄情志列傳

馬融字季長扶風茂陵人也爲人美貌有俊才初京兆摯恂以儒術教授隱于南山不應徵聘名重關西融從其游學博通經籍恂奇融才以女妻之永初二年大將軍鄧騭聞融名召爲舍人非其好也遂不應命客于凉州武都漢陽界中融既飢困故往應騭召四年拜爲校書郎中詣東觀典校秘書是時鄧太后臨朝騭兄弟輔

政而俗儒世士以爲文德可興武功宜廢遂寢蒐狩之禮息戰陳之法故猾賊從横乘此無備融乃感激以爲文武之道聖賢不墜五才之用無或可廢元初二年上廣成頌以諷諫頌奏忤鄧氏滯于東觀十年不得調因兄子喪自劾歸太后聞之怒謂融羞薄詔除欲仕州郡遂令禁錮之太后崩安帝親政召還郎署復在講部出爲河間王廄長史時車駕東巡岱宗融上東巡頌帝奇其文召拜郎中融懲于鄧氏不敢復違忤勢家遂爲梁冀草奏李固又作大將軍西第頌以此頗爲正直所羞本傳

銑按頌之名可通于賦漢書王褒傳太子喜褒所爲

甘泉及洞簫頌昭明易頌為賦入文選唐人遂有漢宮人誦洞簫賦賦史記司馬相如傳乃遂訛大人賦又曰相如既奏大人之頌揚雄校獵賦開首有遂作頌曰之語皇甫謐三都賦序亦云相如上林揚雄甘泉班固兩都張衡二京馬融廣成王生靈光皆近代辭賦之偉也雖劉勰文心雕龍有馬融之廣成上林雅而似賦何弄文而失質之語若例以洞簫證以相如大人皇甫三都序廣成似當列入賦類非自亂其例也

杜篤字季雅京兆杜陵人也少博學不修小節不為鄉人所禮居美陽與美陽令遊數從請託不諧頗相恨令

怨收篤送京師會大司馬吳漢薨光武詔諸儒誄之篤于獄中爲誄辭最高帝美之賜帛免刑篤以關中表裏山河先帝舊京不宜改營洛邑迺上奏論都賦曰臣聞知而復知是謂重知臣所欲言陛下已知故畧其梗概不敢具陳昔般庚去奢行儉于亳成周之隆乃卽中洛遭時制都不常厥邑賢聖之慮葢有優劣霸王之姿明知相絕守國之勢同歸異術或棄去阻阸務處平易或據山帶河并吞六國或富貴思歸不顧見襲或掩空擊虛自蜀漢出卽日車駕策由一卒或知而不從久都墝埆臣不敢有所據竊見司馬相如揚子雲作辭賦以諷主人臣誠慕之伏作書一篇名曰論都謹並封奏如左

文苑傳

銑按宋王楙野客叢書論都賦曰創業于高祖嗣傳于孝惠祚缺于孝平傳世十一歷歲三百然漢家至此纔二百餘年耳大抵文人紀年多不甚契勘

王逸字叔師南郡宜城人也元初中舉上計吏為校書郎順帝時為侍中著楚辭章句行于世子延壽字文考有儁才少遊魯國作靈光殿賦後蔡邕亦造此賦未成及見延壽所為甚奇之遂輟翰而已曾有異夢意惡之乃作夢賦以自厲後溺水死時年二十餘

銑按張華博物志王子山嘗之泰山從鮑子真學算過魯見都殿賦之還歸本州溺死湘水則文考一字

子山也

崔琦字子瑋涿郡安平人濟北相瑗之宗也少遊學京師以文章博通稱初舉孝廉爲郎河南尹梁冀聞其才請與交冀行多不軌琦數引古今成敗以戒之冀不能受廼作外戚箴琦以言不從失意復作白鵠賦以爲風梁冀見之呼琦問曰百官外內各有司存天下云云豈獨吾人之尤君何激刺之過乎琦對曰昔管仲相齊樂聞譏諫之言蕭何佐漢廼設書過之吏今將軍累世台輔任齊伊公而德政未聞黎元塗炭不能結納貞良以救禍敗反復欲鉗塞士口杜蔽主聽將使元黃改色馬鹿異形乎冀無以對因遣琦歸後除爲臨濟長不敢之

職解印綬去冀後竟捕殺之

趙壹字元叔漢陽西縣人也體貌魁梧身長九尺美須豪眉望之甚偉而恃才倨傲為鄉黨所擯後屢抵罪幾至死友人救得免壹乃貽書謝恩為窮鳥賦一篇又作刺世疾邪賦以舒其怨憤

邊讓字文禮陳留浚儀人也少辯博能屬文作章華臺賦雖多淫麗之詞而終之以正亦如相如之諷也

禰衡字正平平原般音卜潘反人也少有才辯而氣尚剛傲好矯時慢物興平中避難荊州建安初來遊許下唯善魯國孔融及宏農楊修常稱曰大兒孔文舉小兒楊德祖餘子碌碌莫足數也融亦深愛其才衡始弱冠而融

年四十遂與爲交數稱述于曹操操欲見之而衡素相
輕疾自稱狂病不肯往而數有恣言操懷忿而以其才
名不欲殺之送與劉表劉表及荊州士大夫先服其才
名甚賓禮之後復侮慢於表表耻不能容以江夏太守
黃祖性急故送衡與之祖亦善待焉祖長子射音亦爲章
陵太守尤善於衡射時大會賓客人有獻鸚鵡者射舉
巵于衡曰願先生賦之以娛嘉賓衡攬筆而作文無加
點辭采甚麗後黃祖殺之射徒跣來救不及衡時年二
十六並仝上

汝南袁隗妻者扶風馬融之女也字倫少有才辯倫妹
芝亦有才義少喪親長而追感乃作申情賦云列女傳

銑按前書賈誼弔屈原賦服賦司馬相如子虛上林哀二世大人賦揚雄反離騷及甘泉河東校獵長楊四賦武帝李夫人賦班倢伃自傷悼賦班固幽通賦後書馮衍顯志梁竦悼騷（見章懷太子注）班固兩都馬融廣成杜篤論都趙壹窮鳥賦刺世疾邪賦邊讓章華臺賦俱載本傳概不錄

# 歷代賦話卷四

嘉善浦　銑柳愚輯

## 魏晉

典論帝自敘曰余于他戲弄之事少所喜唯彈棊畧盡其巧少爲之賦昔京師先工有馬合鄉侯東方安世張公子常恨不得與彼數子者對（文帝紀裴松之注）

魏畧曰蘭獻賦贊述太子德美太子報曰賦者言事類之所附也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也故作者不虛其辭受者必當其實蘭此賦豈吾實哉昔吾丘壽王一陳寶鼎何武等徒以歌頌猶受金帛之賜蘭事雖不諒義足嘉也今賜牛一頭由是遂見親敬（武宣卞皇后傳注　蘭后弟少有才學）

陳思王植字子建年十歲餘誦讀詩論及辭賦數十萬言善屬文太祖嘗視其文謂植曰汝倩人耶植跪曰言出為論下筆成章顧當面試奈何倩人時鄴銅爵臺新成太祖悉將諸子登臺使各為賦植援筆立成可觀太祖甚異之

王粲字仲宣山陽高平人文帝書與元城令吳質曰仲宣獨自善于辭賦惜其體弱不起其文至于所善古人無以遠過　典論粲長于辭賦幹時有逸氣然非粲匹也如粲之初征登樓槐賦征思幹之元猿漏卮圓扇橘賦雖張蔡不過也

魏略邯鄲淳一名竺字子叔博學有才章黃初初以淳

爲博士給事中淳作投壺賦千餘言奏之文帝以爲工賜帛千匹

銑按此賦尚存不過三百九十三字耳蓋非全本也

劉劭字孔才廣平邯鄲人也劭嘗作趙都賦明帝美之詔劭作許都洛都賦時外興軍旅內營宮室劭作二賦皆諷諫焉 本傳

文章敘錄曰杜摯字德魯初上笳賦署司徒軍謀吏後舉孝廉除郎中轉補校書

蜀書

劉琰字威碩魯國人也先主在豫州辟爲從事以其宗姓有風流善談論車服飲食號爲侈靡侍婢數十皆能

爲聲樂又悉教誦讀魯靈光殿賦本傳

吳書

文士傳曰孫丞好學有文章作螢火賦行于世爲黃門侍郎與顧榮俱爲侍臣宗室孫桓傳注丞字顯世

吳書曰張紘見柟榴枕愛其文爲作賦陳琳在北見之以示人曰此吾鄉里張子綱所作也後紘見陳琳作武庫賦應機論與琳書深歎美之琳答曰自僕在河北與天下隔此間率少于文章易爲雄伯故使僕受此過差之譚非其實也今景興在此足下與子布在彼所謂小巫見大巫神氣盡矣張紘傳注

文士傳曰張惇子純與張儼及朱異俱童少往見驃騎

將軍朱據據開三人才名欲試之告曰老鄙相聞飢渴甚矣夫騕褭以迅驟爲功鷹隼以輕疾爲妙其爲吾各賦一物然後乃坐儼乃賦犬曰守則有威出則有獲韓盧宋鵲書名竹帛純賦席曰席以冬設簟爲夏施揖讓而坐君子攸宜異賦弩曰南嶽之榦鍾山之銅應機命中獲隼高墉三人各隨其目所見而賦之皆成而後坐據大歡悅朱桓傳注

機雲別傳曰晉太康末俱入洛機天才綺練文藻之美獨冠于時雲亦善屬文清新不及機而口辯持論過之于時朝廷多故機雲並自結于成都王穎穎用機爲平原相雲清河內史尋轉雲右司馬甚見委仗無幾而與

長沙王搆隙遂舉兵攻洛以機行後將軍督王粹牽秀等諸軍二十萬士龍著南征賦以美其事陸雲傳注

胡綜字偉則汝南固始人也避難江東孫策領會稽太守綜年十四爲門下循行留吳與孫權共讀書黃武八年夏黃龍見夏口于是權稱尊號因瑞改元又作黃龍大牙常在中軍諸軍進退視其所向命綜作賦本傳注

銑按沈約宋書符瑞志吳孫權黃龍元年四月舉兵武昌並言黃龍見權因此改元作黃龍牙常在軍中進退視其所向命吳綜爲賦知吳胡誤也

諸葛恪別傳曰權嘗饗蜀使費禕禕停食餅索筆作麥賦恪亦請筆作磨賦咸稱善焉本傳注

銑按陳承祚三國史及賦者甚少茲多採之裴注又銅爵臺黃龍大牙二賦俱載注中不錄

# 歷代賦話卷五

嘉善浦　銑柳愚輯

## 晉書

左貴嬪名芬兄思芬少好學善綴文名亞于思武帝聞而納之泰始八年拜修儀受詔作愁思之文因爲離思賦後爲貴嬪帝重芬詞藻每有方物異寶必詔爲賦頌以是屢獲恩賜焉答兄思詩書及雜賦頌數十篇並行于世附后妃列傳

銑按離思賦載本傳

張華字茂先范陽方城人華學業優博辭藻溫麗朗贍初未知名著鷦鷯賦以自寄陳留阮籍見之歎曰王佐

之才也由是聲名始著初陸機兄弟志氣高爽自以吳之名家初入洛不推中國人士見華一面如舊欽華德範如師資之禮焉華誅後作誄又爲詠德賦以悼之本傳

銑按東坡志林阮籍見張華鷦鷯賦歎曰此王佐才也觀其意獨欲自全于禍福之間耳何足爲王佐乎華不從劉卞言竟與賈氏之禍畏八王之難而不免倫秀之虐此正求全之過失鷦鷯之本意

阮孚字遙集其母卽胡婢也見阮咸傳孚之初生其姑取王延壽魯靈光殿賦曰胡人遙集于上楹而以字焉本傳

向秀字子期河內懷人也嵇康善鍛秀爲之佐相對欣然傍若無人又共呂安灌園于山陽康既被誅秀應本

郡計入洛乃自此役作思舊賦本傳

庾敳字子嵩雅有遠韻爲陳留相未嘗以事嬰心從容酣暢寄通而已敳見王室多難終知嬰禍乃著意賦以豁情衍賈誼之服鳥也從子亮見賦問曰若有意也非賦所盡若無意也復何所賦答曰在有無之間耳本傳

銑按晉陽秋敳永嘉中爲石勒所害

摯虞字仲洽京兆長安人也少事皇甫謐才學通博著述不倦虞嘗以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天之所佑者義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順所以延福違此而行所以速禍然道長世短禍福舛錯怵迫之徒不知所守蕩而積憤或迷或放故借之以身假之以事先陳處世不遇

之難遂棄彝倫輕舉遠遊以極常人罔惑之情而後引之以正反之以義推神明之應于視聽之表崇否泰之運于智力之外以明天任命之不可違故作思遊賦本傳

束皙字廣微陽平元城人博學多聞嘗爲勸農及蘞諸賦文頗鄙俗時人薄之本傳

陸機字士衡吳郡人也少有異才文章冠世太康末與弟雲俱入洛齊王冏旣矜功自伐受爵不讓機惡之作豪士賦以刺焉冏不之悟而竟以敗本傳

潘岳字安仁滎陽中牟人也少以才頴見稱鄉里號爲奇童早辟司空太尉府舉秀才泰始中武帝躬耕藉田岳作賦以美其事爲長安令作西征賦述所經人物山

水支清旨詣旣仕宦不達乃作閒居賦 本傳

張載字孟陽安平人也性閒雅博學有文章爲濛汜賦司隸校尉傅元見而嗟歎以車迎之言談盡日爲之延譽遂知名 本傳

孫綽字興公博學善屬文有高尚之志居于會稽游放山水十有餘年乃作遂初賦以致其意絕重張衡左思之賦每云三都二京五經之鼓吹也嘗作天台山賦詞致甚工初成以示友人范榮期云卿試擲地當作金石聲也榮期曰恐此金石非中宮商然每至佳句輒云應是吾輩語時大司馬桓溫欲經緯中國以河南初平將移都洛陽綽乃上疏溫不悅曰致意興公何不尋君遂

初賦卽人家國事耶本傳

銑按劉孝標世說新語注云赤城霞起而建標瀑布飛流而界道此賦之佳處

郭璞字景純河東聞喜人也好經術博學有高才詞賦爲中興之冠著江賦其辭甚偉爲世所稱後復作南郊賦帝見而嘉之以爲著作佐郎又注三蒼方言穆天子傳山海經及楚辭子虛上林賦數十萬言皆傳于世所作詩賦誄頌亦數萬言本傳

王廙字世將丞相導從弟而元帝姨弟也廙少能屬文多所通涉元帝作鎮江左廙棄郡過江帝見之大悅以爲司馬及帝卽位廙奏中興賦上疏曰臣託備肺腑幼

蒙洪潤爰自齠齔至于弱冠陛下之所撫育恩侔于兄弟義同于交友思欲攀龍鱗附鳳翼者有年矣是以昔忝濮陽棄官遁跡扶持老母攜將細弱越長江歸陛下者誠以道之所存願托餘庇故也天誘其願遇陛下中興當大明之盛而守局遐外不得奉瞻大禮聞問之日悲喜交集昔司馬相如不得覩封禪之事慷慨發憤況臣情則骨肉服膺聖化哉又臣嘗侍坐于先后說陛下誕育之日光明映室白毫生于額之左相者謂當王有四海又臣以壬申歲見用爲鄱陽內史七月四星聚于牽牛又臣郡有枯樟更生及臣後還京都陛下見臣白兎命臣作賦時琅邪郡又獻甘露陛下命臣嘗之又驃

騎將軍導向臣說晉陵有金鐸之瑞郭璞云必致中興璞之爻筮雖京房管輅不過也明天之歷數在陛下矣臣少好文學志在史籍而飄放遐外嘗與桀寇爲對臣犬馬之年四十三矣未能上報天施而釁負屢彰恐先朝露塡溝壑令微情不得上達謹竭其頑獻中興賦一篇雖未足以宣揚盛美亦是詩人嗟嘆咏歌之義也本傳

銑按白兎賦今傳序云丞相琅邪王始受旄節作鎮北方仁風所被回面革心昔周旦翼成越裳重譯而獻白雉著在前典歷代以爲美談今在我王匡濟皇維而有白兎之應可謂重規累矩不忝先聖也

凉武昭王諱暠字元盛小字長生隴西成紀人姓李氏

少而好學通涉經史尤善文義及長頗習武藝誦孫吳兵法元盛以緯世之量當呂氏之末爲羣雄所奉遂起覇圖兵無血刃坐定千里旣而禿髮傉檀入據姑臧沮渠蒙遜基宇稍廣于是慨然著述志賦焉先是河右不生楸槐柏漆而酒泉宮之西北隅有槐樹生焉元盛又著槐樹賦以寄情葢歎僻陋遐方立功非所也亦命主簿梁中庸及劉彥明等並作又感兵難繁興時俗喧競乃著大酒容賦以表恬豁之懷

銑按西涼主李暠後涼呂氏之臣安帝時據涼州傳其子歆凡二主二十二年沮渠氏滅之禿髮傉檀南涼也沮渠蒙遜北涼也

李賜字宗石少能屬文嘗爲元鳥賦詞甚美 孝義傳

成公綏字子安東郡白馬人也幼而聰敏博涉經傳少有俊才詞賦甚麗閑默自守不求聞達時有孝烏每集其廬舍綏謂有反哺之德以爲祥禽乃作賦美之又以賦者貴能分賦物理敷演無方天地之盛可以致思矣歷觀古人未之有賦豈獨以至麗無文難以辭贊不然何其闕哉遂爲天地賦綏雅好音律嘗當暑承風而嘯泠然成曲因爲嘯賦張華雅重綏每見其文歎伏以爲絕倫薦之太常徵爲博士歷秘書郎轉丞遷中書郎每與華受詔並爲詩賦 文苑傳

左思字太冲齊國臨淄人也家世儒學貌寢口訥而辭

藻壯麗不好交遊惟以閑居爲事造齊都賦一年乃成
復欲賦三都會妹芬入宮移家京師乃詣著作郎張載
訪岷邛之事遂構思十年門庭藩溷皆著紙筆遇得一
句卽便疏之自以所見不博求爲省書郎及賦成時人
未之重思自以其作不謝班張恐以人廢言安定皇甫
謐有高譽思造而示之謐稱善爲其賦序張載爲注魏
都劉逵注吳蜀而序之曰觀中古以來爲賦者多矣相
如子虛擅名于前班固兩都理勝其辭張衡二京文過
其意至若此賦擬議數家傅辭會義抑多精致非夫研
覈者不能練其旨非夫博物者不能統其異世咸貴遠
而賤近莫肯用心于明物斯文吾有異焉故聊以餘思

爲其引詁亦猶胡廣之于官箴蔡邕之于典引也陳留
衛瓘又爲思賦作略解序曰余觀三都之賦言不苟華
必經典要品物殊類稟之圖籍辭義瓌瑋良可貴也有
晉徵士故太子中庶子安定皇甫謐西川之逸士耽籍
樂道高尚其事覽斯而慷慨爲三都序中書著作郎安
平張載中書郎濟南劉逵並以經學洽博才章美茂咸
皆悅玩爲之訓詁其山川土域草木鳥獸奇怪珍異僉
皆研精所由紛散其義矣余嘉其文不能默已聊藉二
子之遺忘又爲之略解祇增煩重覽者闕焉自是之後
盛重于時司空張華見而歎曰班張之流也使讀之者
盡而有餘久而更新于是豪貴之家競相傳寫洛陽爲

之紙貴初陸機入洛欲爲此賦聞思作之撫掌而笑與弟雲書曰此間有傖父欲作三都賦須其成當以覆酒甕耳及思賦出機絕歎伏以爲不能加也遂輟筆焉

褚陶字季雅吳郡錢塘人也弱不好弄少而聰慧清淡閑默以墳典自娛年十三作鷗鳥水碓二賦見者奇之

張翰字季鷹吳郡吳人也入洛齊王冏辟爲大司馬東曹掾翰因見秋風起乃思吳中菰菜蓴羹鱸魚膾曰人生貴得適志何能羈宦數千里以要名爵乎遂命駕而歸著首邱賦俄而冏敗人皆謂之見機

庾闡字仲初潁川鄢陵人也闡好學九歲能屬文作揚都賦爲世所重

曹毗字輔佐譙國人也少好文籍善屬詞賦著揚都
亞于庾闡
袁宏字彥伯有逸才文章絶美累遷大司馬桓溫府記
室溫重其文筆專綜書記後爲東征賦賦末列稱過江
諸名德而獨不載桓彝溫知之甚忿而憚宏一時文宗
不欲令人顯問後游青山飲歸命宏同載行數里問宏
云聞君作東征賦多稱先賢何故不及家君宏答曰尊
公稱謂非下官敢專既未遑啟不敢顯之耳溫疑不實
乃曰君欲爲何辭宏卽答曰風鑒散朗或搜或引身雖
可亡道不可隕宣城之節信義爲允也溫泫然而止宏
賦又不及陶侃侃子胡奴嘗于曲室抽刃問宏曰家君

勳跡如此君賦云何相忽宏答曰我已盛述尊公何乃言無因曰精金百汰在割能斷功以濟時職思靜亂長沙之勳爲史所贊胡奴乃止從桓溫北征作北征賦皆其文之高者嘗與王珣伏滔同在溫坐溫令滔讀其北征賦至聞所聞于相傳云獲麟于此野誕靈物以瑞德奚授體于虞者疚尼父之洞泣似實慟而非假豈一性之足傷乃致傷于天下其本至此便改韻珣云此賦方傳千載無容率耳今于天下之後移韻徙事然于寫送之致似爲未盡滔云得益寫韻一句或爲小勝溫曰卿思益之宏應聲答曰感不絕于余心泝流風而獨寫珣誦味久之謂滔曰當今文章之美故當其推此生

顧愷之字長康晉陵無錫人也博學有才氣嘗爲箏賦成謂人曰吾賦之比嵇康琴不賞者必以後出相遺識者亦當以高奇見賞 並全上

苻融字博休堅之季弟也聰辯明慧下筆成章嘗著浮圖賦壯麗清贍世咸珍之 載記

呂光字世明略陽氐人也光討西域進攻龜茲城 音丘慈 大敗之王侯降者三十餘國光入其城大饗將士賦詩言志見其宮室壯麗命參軍京兆段業著龜茲宮賦以譏之 全上